

高教资讯

2026年第5期(总第429期)

出版日期:2026年3月15日

主管: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主办: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本期要目

- 教育强国建设中人才竞争力的提升..... 1
- “教育强”与“科技强”的现实通路..... 2
- 一体推进教科人发展的国外经验..... 3
-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教育作出部署..... 4

教育强国建设中人才竞争力的提升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解决人才培养中存在的 key 问题,如基础教育阶段不能全面养成学生综合素质,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不能适应前沿科技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制机制未全面形成,人才培养与使用间的社会协同机制薄弱,教育生态存在比较严重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制度与氛围尚未健全等。

●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规划,主动把教育创新体系全面融入国家创新系统。通过系统性改革、超常规安排和前瞻性布局,建设人才供需适配机制,着力打造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教育健康生态。发挥思政引领力,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置于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

● **推进综合性教育改革、课程教材改革与教师教育改革。**增强思政引领、劳动教育、科学教育和美育等综合性、实践性教育的实效性;以“大单元”教学、主题教学、深度学习、AI 赋能等重构具有跨学科、融合性、实践性、跨文化乃至前沿性的中国特色课程教材体系与新型教学体系;改革创新师范教育,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贯穿于教师培养体系。

● **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推进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分类管理与分类评价;扩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重点加强博士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超常规超前布局学科结构与专业结构,推动学科融合发展,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

● **建设高质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素养与能力图谱。实施学科融合,超常规布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按照面向全体学生、重点支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英才培养三个层次建设中国特色支持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系统性政策体系。

● **推进科学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技术哲学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要求为指导实施科学教育,实施新型科学教育举国体制;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深化教育大模型与教学智能体应用,推动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智能化升级。

● **构建涵盖人才发现、培养、引进与使用的全方位社会协同机制。**树立“大教育观”,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合作育人;构建覆盖全领域、全周期、多样化、多元立体的人才发现与协同育人机制;发挥“教联体”作用,建设校家社协同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涵育系统,建设统一人才大数据平台,建立中国特色“旋转门”制度。

● **重视教育创新政策体系建设。**将教育创新政策体系全面融入国家创新系统;从强化知识创新、人才创新与创新文化建设着手,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旨归,突破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桎梏,逐步消解“教育即升学工具”功利主义观念,建设有利于创新的课堂文化、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

● **优化教育对外开放全球布局。**深化教育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与全球高端人才环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跨文化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加快构建全球科研合作网络;进一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摘自《教育研究》,2025年第9期,作者:刘复兴 王书琴)



“教育强”与“科技强”的现实通路

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是教育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使命。这一体系的构建，既要强化配置各种要素并把握其效能发挥本质，打破传统壁垒实现体系结构优化，更要改革其内外部运行机制，真正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融合和一体发展。

◆ 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要素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中最具战略价值和决定作用的能动主体。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当前，急需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从内涵特征来看，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是指在关键科学技术领域中，能够自主发现、研判和定义科技创新问题，全局谋划基础研究、技术发明、工程实现和产业发展，领军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组织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强大智力支持的人才群体。从体系来看，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呈现为金字塔形结构。

创新平台是重要载体。科技创新平台是开展基础研究、行业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等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平台遵循全面协同与适度错位相统一的原则、创新性与稳定性相平衡的原则、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

资金是必要保障。资金要素是保障体系平稳运转的“压舱石”与促进各类创新要素良性循环的“助推器”。在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中，资金要素具备投资导向的战略性和价值性、投资周期的长期成长性、投资主体的能动性和创新性等功能属性。

文化是精神和灵魂。文化要素是科学进步的母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需要文化要素，根源在于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人。要构建以科学家精神为价值内核的文化体系，形成以“有意义的创新”为核心关切的文化范式。

◆ 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结构

政府主导的以战略突破为目标创新协同系统。政府在创新生态中发挥“元治理”制度作用。政府主导的创新协同系统具有突出战略突破驱动、聚焦战略性创新场景、强化战略动员与组织能力的特点。

◆ 企业主导的以需求响应为动能的创新集群主体

企业主导的以需求响应为动能的创新集群主体，在本质上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

的定位和作为经济发展微观主体的功能相结合，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结构来催生新质生产力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高校主导的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的创新策源网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作为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作为创新人才的“孵化器”，构成了高校在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 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重要机制

创新内部动力机制。要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领跑思维释放创新主体的最大势能。支撑领跑思维落地的关键抓手，是改革承担基础前沿与颠覆性创新的主体赋权机制。

建立突破协调机制。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要直面创新链中的闭路循环与孤岛效应，建立服务和保障科技创新活动的协调机制。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转，离不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合理分配机制的关键支撑。

重塑多元评价机制。评价机制在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要建立一种“与科技创新活动类型相适应的科技人才分类评价体系”。

维护开放合作机制。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意味着要跨越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空间壁垒、信息孤岛与竞争焦虑，转而以“开放科学”的新理念为内核，以“大科学计划”的战略平台为载体，打造多元主体协同、组织边界开放、资源高效流动的创新生态系统。

培育工具变革机制。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要因应数字时代的新趋势，以数字化思维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科研范式变革。工具变革机制的意义在于不再将技术作为科研活动的辅助支撑，而是使其成为推动科研范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的关键引擎。（摘自教育研究微刊公众号，2026-2-28发布，作者：任少波）

知识视角下如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 知识活动系统全息结构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从知识活动系统的理论来看,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呈现出知识活动全息结构的特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因其分工不同,侧重于对应知识传播(人才再生产)、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不同的功能,三者内部又包含着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全过程,人才在三个部门的知识活动中发挥着主体作用,既在单一主体内推动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闭环。这种知识活动系统的全息结构,意味着一体推进的关键并非“各主体承担单一任务”,而是打破“主体壁垒”与“环节分割”,让知识在跨主体、跨环节中自由流动。

►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政策建议。

破除阻碍知识流动的藩篱,以知识应用为目标,反向驱动知识生产和传播部门改革,有针对性地助力人才的知识传播和能力塑造。破除制约人才积极性的束缚,充分发挥人才的潜能和主动性,规划新学科、创建新平台、开辟新产业,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和更大的资源调度权。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扩大其自主权。以党的领导推进教学、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相融互促,精简科研项目管理流程,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机制,推动原创性知识的产出,大力弘扬科学家和教育家精神,引导激励广大科研人员把个人育人和学术追求融入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摘自《政策观察》,2026年第1期,作者:杨中楷 陈鹏宇 林德明 梁永霞)

一体推进教科人发展的国外经验

● 美国:市场活力与制度创新的动态平衡。

美国的模式是构建一个“市场主导、政府补位”的生态系统。为了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美国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如1958年《国防教育法》,把科学教育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颠覆传统上对教育的定位;1980年《拜杜法案》解决“联邦资助成果归属”问题,允许高校获得专利,促进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2023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则是以建设区域创新中心的方式把产业政策实化到空间中去。积极推动STEM教育生态化,致力于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课程—基金—产业”闭环。加强产学研的“硅谷基因”,斯坦福和硅谷的共生相处不仅仅只有技术转移、风险投资,而且还是一种创业文化。

● 日本:产教融合与平台建设紧密协作。

日本为了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协调发展,多年来在规划设计、平台建设上都在探索和实践。规划连续、预期性强,日本从1996年第一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开始,每5年一期,规划确保资源投入不会因为政府换届、更迭而中断,例“超级科学高中”的精准孵育,系统

支持帮助高中和大学、企业共建实验室等教育科技人才联合体,打通了“中学—大学—产业”直通通道。创

新体系的组织者、实施者,政府组织构建了“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为科研活动提供从技术研发到市场测试等全面服务。

● 德国:实践导向与标准引领深度融合。

德国通过“企业出题、教育答题”的做法,把实践需要嵌入培育标准中,实现了“人才—技术—产业”闭环。“二元制”教育革命,企业不仅要出题,而且更加深入地参与课程设置、考试等等。史太白基金会可持续的创新生态,德国“史太白模式”与现有许多技术转移机构最大的不同就是其高度市场化、网络化的运作方式,是一种可持续创新生态,在这个生态中,知识、人才、需求、资本在市场化规则下相互有效契合的流动。标准循环推动的创新模式,德国“工业4.0”战略倡导“标准-教育-产业”创新循环模式,将其“工业4.0”的标准化要求嵌入“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中,营造一个自动、高效的“标准-教育-产业”对话互动循环圈。(摘自《中国人才》,2026年第2期,作者:于博 王秀军)

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一周年座谈会召开

3月19日，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一周年座谈会召开，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教育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启动“两批次6大类41项”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涌现出一批亮点做法，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必须深刻理解教育改革发展发展的内外环境变化，深入认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社会人口结构变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带给教育的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和重大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和试点探索。（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6-3-19发布）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教育作出部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对教育工作做出部署。在“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部分提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联动推进激励评价机制创新。在“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部分，规划纲要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6-3-14发布）

复旦大学推进学科布局与人才培养改革

复旦大学优化学科布局，深化交叉融合，推动创新型大学建设取得新突破。优化学科布局：转变学科逻辑，确立5大战略导向、15个战略领域及100个重点方向；2025年实现文、理、医、工、交叉学科招生各占20%，调整超30%的学科专业布点。深化交叉融合：打造120个招生项目（含53个交叉领域），推行“2+X+Y”人才培养模式；成立交叉研究发展中心，布局建设可信具身智能研究院等实体机构，引进20余个跨学科团队。创新组织形态：高起点建设六个新工科创新学院；投入超10亿元设立相辉研究院、学敏高等研究院，支持高风险基础研究；成立上海祖泉创新转化研究院与科创母基金，构建AI-BEST课程体系，建成116门AI课程，推动科研范式变革。（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6-3-18发布）

《变革高等教育：全球愿景与行动合作》报告发布

3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变革高等教育：全球愿景与行动合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行动建议。应将开放包容确立为核心发展范式，既推动多元的认知与生活方式发展，也让更多人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应推动灵活协同的融合发展，为学习者在不同院校、不同国家间的学习流动。应树立终身学习导向，推动高校与劳动力市场、创业机遇建立更动态的联结，让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开展高等教育学习时，都能感受到学习的实际价值；同时应重拾高等教育关联式、整体性学习的本质，缓解学科碎片化问题，助力高等教育践行服务全球公共利益的使命。主动式、问题导向与项目导向的学习是推动教学革新与多样化的重要策略。（来源：教育国际前沿公众号 2026-3-16发布）